

臨川先生文集

十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表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賀景靈宮奉安 列聖御容表

賀 哲宗皇帝登極表

賀升祔禮成表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又慰 太皇太后表

又慰 皇太后表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又慰 太皇太后表

又慰 皇太后表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

表二道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 皇帝表

慈聖光獻皇后暮祥除慰 皇帝表

正旦奉慰表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八皇子葬慰 皇帝表

謝宰相笏記

謝翰林學士笏記

知常州謝上表

南郊進奉表

代鄆州韓資政謝上表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三道

代人賀壽星表

代人明州謝上表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三道

賀冊 仁宗 英宗徽號禮成表

臣某言伏觀進奏院狀報冊告 仁宗皇帝 英宗

皇帝徽號禮成者肇稱緝禮追薦鴻名揚二聖之闕

休風四海以純孝惠心昭假釐事備成臣 中謝恭惟

仁祖以堯之巍巍不冒區夏 英考以舜之業業祗

承廟祧紹隆德至於難名崇報義存於無已 皇帝

陛下仰稽前憲俯采庶言命冊使而致嚴告匱主而

歸美神靈率籲其啓後於無疆品庶交欣以奉先而

不匱臣備叨殊眷獲睹上儀顧久負於沉疴乃獨妨

於旅進

賀景靈宮奉安 列聖御容表

臣某言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倣實

自睿謀歡成無疆乃惟衆志臣 中謝竊以闕宮鬼享

周特腆於姜嫄原廟神游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

近止及親恭惟 皇帝陛下服畢而即功食菲以致

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忘

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扁榜崇

麗裸獻式序妥侑維時藐然往初孰此倫擬臣久尸

榮祿尚負宿病聞釐事之既成與群情而借樂臣無任

賀 哲宗皇帝登極表

臣某言伏覩赦書 皇帝陛下今月五日登寶位者郊廟神靈永有宗依華夏蠻夷永有歸賴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光御歷服大承統緒以聖繼聖純祐無疆臣遭遇先朝久叨榮祿不獲奔走瞻望清光臣無任賀升祔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十二日升祔禮成者消選休辰肇稱吉禮神靈底豫品庶交欣中謝竊以登儂紫庭歸配清廟於稽在昔有舉維時恭惟皇帝陛下德茂承桃志深念祖倣唐文而制作致舜

孝於烝嘗釐事既成歡心溥協臣尚櫻衰疾久隔清光陪九賓之臚傳獨無厚幸借四方而來賀徒有微誠臣無任

英宗山陵禮畢慰 皇帝表

臣某言頃百祀之材已襄葬故設九虞之主方考祔儀伏惟 皇帝陛下德懋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禮已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順變以抑哀實含生之至願臣限分鎮守阻豫班朝臣無任

慰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宮車去返陵邑既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惟 太皇太后道侔坤育仁出天成永懷愛孝之隆尤積悲恫之感稍舒慈念實慰輿情臣叨備從官限

分符守徒有攀號之至痛初無辨護之微勞臣無任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有集方祔於廟祧感慕無窮外覃於蠻貊伏惟 太后比賢任妙績慶塗華祗協孫謀克襄大事地非蒼梧之遠勢有霸陵之安唯割至哀尚膺遐福臣備官有守奔問無階臣無任

英宗祔廟禮畢慰 皇帝表

臣某言七月而葬既充奉於寢園萬世不祧遂崇成於廟室凡居覆燾同盡攀號伏惟 皇帝陛下膺保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禮無違仙遊既集於宗枋聖念彌勤於翼室仰祈順變俯瞻含生臣符守所撰班朝莫豫臣無任

慰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來返祠廟有嚴序陳昭穆之倫定列祖宗之次哀號罔極遐邇所同伏惟 太皇太后功佐帝圖德齊坤載永惟孝愛尤積悲懷冀紓天性之慈以永母儀之福臣無任

慰 皇太后表

臣某言宗祔告成皇靈來燕凡居覆露同盡哀摧伏惟 太后協慶塗山比賢太妣方正坤儀之位上同乾施之仁虞祔奄終攀號靡極冀哀恫之有節膺福履之無疆臣限守州符阻趨天陛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上天降禍 太皇太后奄棄大養伏惟

皇帝陛下攀號感慕至情難居臣限以衰疾在遠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徂遷以承太皇太后譚辰協吉肇啓殯宮聖情攀號何以勝處恭惟皇帝陛下聖考發中天報備至感歎摧咽遐邇一情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承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返虞聖心傷摧何以勝處恭惟上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運輔佐保祐功施三朝粵自棄捐宮闈爰及襄事陛下哀恫夙夜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溢常禮顯情

報德內外畢盡孝治所紀人用感歎臣伏限在遠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承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既克禮成伏惟皇帝陛下聖孝終始哀慕難勝日月徂遷禮有順變伏望少抑至情以幸天下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祥祥除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流邁暮祥仰惟聖孝攀慕無極伏望深加裁抑以幸萬方臣限以衰疾無緣奔詣闕庭臣無任

正旦奉慰表

臣某言伏以日晷流邁歲曆肇新太皇太后棄捐

言聞奄歷時序伏惟皇帝陛下聖孝天至感慕
勝臣以衰疾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臣某言伏觀進奏官狀報魯國大長公主薨首伏惟
聖情痛悼臣以衰疾無緣奔走伏望以理寬釋俯慰
群情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薨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觀進奏院報八皇子薨首伏惟 聖情悲
悼難任敢乞抑割天慈以幸 萬邦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葬慰 皇帝表

臣某言伏聞鄆王襄寧有日 靈輅即路伏惟 聖情
悲悼難勝敢乞割抑天慈以 天下臣瞻望闕庭無
任

謝宰相笏記

祗荷寵靈載懷感懼竊念臣
蒙記憐特賜收用伏惟 皇
聖功旁招雋良橫及疎賤誓
任

謝翰林學士笏記

合哀去國扶僊造朝黼坐
賜以叨君申飭使人就傳德
莫知報稱之謂何徒荷眷求
之如此臣無任

常州謝上表

臣某言以貧擇利以病辭
以公督責之朝肯在謹

何之域

中謝

伏念臣比在羣牧常求外官蒙恩朝廷

改職畿縣未識賢勞之力已纏惛眩之病區區本懷懇懇自訴遂蒙優詔特與便州維臣之愚所學非敏受祿則辭貧而取富當官則讓劇而求閒使有以臨知罪其極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照萬物寬惠四方在宥而不探其可誅因能而不責其所乏顧雖無用於當世嘗以有聞於先臣思報所蒙敢忘盡瘁然而州郡撫循之勢患在數更官司考課之方要諸久任惟此弊邑比多凶年歲行兩周守吏八易當郡人煩勞之後以臣身疲病之餘自非少假以歲時將必上孤於器使所祈降鑒姑使息肩則斷斷一臣不獨免於大戾元元萬室儻有望於小休臣瞻天禱聖無任

南郊進奉表

江寧

臣某言伏以郊兆宗祈臣工顯相慶九畿之藩屏備萬物之貢輸前件物掌於邦財歛自民職竊覩燎禋之盛式修幣獻之常臣無任

代鄆州韓資政謝上表

臣某言祕殿升華名城借重寵靈溢分媿懼交懷謝竊念臣世系單平天姿滯固親逢文雅之會首玷秀廉之科黽勉在公優游過紀被蒙眷與度越等夷省寺備官禁庭充衛分無可采懼抵冒於憲章寸有所長使禪叅於治政朴忠自信智慮罕通未盡將明之才已干訶謫之典至寬之度橫貸其愆禡夫左右之

職寄以東南之屏敗財傷錦宜有衆多之譏增秩賜
金本非平素之望敢圖 上聖復眷孤臣就徙通班
改司善部惟汶陽之奧壤乃魯服之大邦豈繫薄材
稱是煩使此蓋 皇帝陛下遇臣之造於遠不忘燭
物之明雖微必逮追惟躋履之舊特借叢雲之休切
自揣循將安報稱敢不激昂志尚陳悉政經宣布詔
條之寬綏安風俗之厚庶幾一得少補萬分臣無任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 德用

臣某言臣聞下之所以忠於上力已愆則不敢瘞厥
官君之所以愛其臣年已至則不思勞以事敢緣茲
義冒盡所言 中謝 伏念臣以斗筭之材加犬馬之齒
比嘗得謝誤復見收血氣既衰日月逾邁固已積妨
賢者之路豈獨多曠朝廷之儀伏望 聖慈許令致
仕則賴天之力使終晚節之優游訖臣之身得免大
誅之憤眚臣無任

二

臣某言愚臣之在暮年禮當求去 聖主之於舊物
恩不忍捐顧在禮之可言敢緣恩而苟止 中謝 伏念
臣起身疵賤逢世休嘉年除歲遷遂塵於非望夙興
夜寐常媿於無勞惟是寵榮殊非所欲矧知固陋豈
敢爲高徒以歲路之向窮不勝人言之甚衆爭前而
冒寵則辱之在後也或多蓋衆以擅榮則患之及身
也常酷是亦有傷於國體豈惟無補於臣身此臣所
以迫切於歸誠而 惶於受命也况 陛下接三后

之烈享百年之平勢盈則非易以持法久則當通其
變此誠致慎於安危之際而責難於將相之時雖臣
旅力之方剛亦宜知止豈此餘生之無幾尚可妨賢
伏望 天慈俯循人欲上以終愛人之德下以免累
國之誅則膂力旣愆雖負捐軀之素志餘忠未訖猶
知請祝於明時干冒宸嚴臣無任

三

臣某言竊以將相之權臣之所貪得君親之命臣之
所憚違懇懇至於辭說之窮區區亦惟義理之迫中
伏念臣典司機密陪輔清光年之侵尋職以曠廢假
息幸蒙於寬政引身輒旬於餘年豈期愚衷未動聖
察令臣股肱便敏足以趨賓贊之儀耳目精明足以
副謀謨之託雖知當退猶願自強奈何獨以罷癯之
軀而欲久私要劇之地自計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
為當然伏望 聖慈哀憐惻愍無空敦獎使得罷休
臣無任

代人賀壽星表

臣某言上靈儲祉南極效祥凡在觀瞻實增慶抃伏
以 皇帝陛下紹休 三聖博愛萬方唯乾則之業
常宜星文之底應臣叨塵要近親會休嘉豫聞太史
之占敢後封人之祝臣無任

代人上明州到任表

臣某言奉勅差知明州已於某月到任訖夷越故區
東南窮處施澤之下歡然有生庇身於茲坐以無事

中謝臣受材素薄推數頗可居有朴忠之心進無通顯之路晚塵郎位頗切郡章歸待罪於省中退得瀆於海上自初受命以至造官歷年兩周取道萬里備更艱阨職臣之分使然卒就宴安賴上之恩抵此餘年且索旅力已愆尚何施焉可以報稱於苟利國家之事靡所不思及未填溝壑之時庶幾無愧臣無任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

臣聞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自惟賤官之守猶或不敢冒居況於任重責大安危所繫豈其瘞昏憊耄可以久饗敢緣前言上冒聖聽伏念臣以疲賤之身遭逢 陛下拔擢兼官將相典領機密內之無陪輔將明之効外之無折衝禦侮之勞是 陛下所以寵臣者不可勝此言而臣之所以報 陛下者未嘗能稱況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七不能者止宜在此時顧貪戀聖世未敢乞身田里長違 陛下左右惟機務之衆非臣疲曳所能勉強伏望 陛下憫臣無狀賜罷樞密院職事毋使久塞賢者之路臣不任祈恩待命激切之至

二

臣比以殘餘之生久墮賢路願還要職退就散地天聽高邈未蒙照省惓惓之私竊不自寧敢緣厚恩求必愚瞽臣聞量臣以授官者君之所以仁於下也已以從事者臣之所以忠於上也今臣罷老雖近在臣身謀之有所不給況於官隆事劇所揔不一以臣

審已誠不宜久叨權寵長負 陛下任使之意伏惟
陛下量臣之聰明不足以遠事量臣之強力不足以
副禮聽臣所巧毋令四方有議 陛下信任之失而
臣亦賴 陛下之賜免於官謗臣無任

三

惓惓之私至于再三上恩聖德而終未蒙省察獎誘
過渥非臣所堪區區之愚豈敢苟止伏念臣以縹緲
遭遇拔擢人臣貴寵少在臣右而勞烈行治無稱於
時機密之地安危所繫雖臣方壯固懼不稱況於殘
年餘日豈宜尚汚印數為朝廷羞方今明明在上濟
濟多士足以典司樞要補敝救失稱 陛下任使副
元元之望者甚衆 陛下雖欲苟私愚臣臣雖欲自
侍左右稱所以幸臣之意豈惟公論於臣有所不容
誠恐覆餗以虧 陛下知人之明而今賢能宜在高
位者久踣於聖出則夷身毀宗不足以塞責矣伏惟
陛下哀臣懇迫聽臣所巧以終 陛下眷寵老臣之
賜臣無任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論議

郊宗議

荅聖問賡歌事

看詳雜議

詳定十二事議

郊宗議

伏奉聖問撰議繳進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禰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曰上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為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時也季秋之月成而終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徧於天之群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徧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

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臭陽達於牆
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
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尚矣孔子何以獨稱周
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爲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
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
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能盛於周公
者也

荅聖問賡歌事

臣聞叙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罪皆天命也人君
能勅正則治不能勅正則亂所以勅正之不可以無其
爲一也然爲於可爲之時則治爲於不可爲之時則
亂故人君不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爲難
當於其易爲大當於其細幾者事細而易爲之時也
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
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
不能興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喜蓋有其道是
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在
所爲法以示人者當所爲法以示人者當乃股肱之
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屢省以不
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爲是者在欽而已矣皋
陶拜手稽首鴈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
省乃成欽哉此之謂也蓋憲者爲法以示人之謂也
所爲法以示人者當率法慎爲能然欽慎而不明乎

善亦何能濟故人君者以明乎善為難苟明乎善矣則人臣孰敢為不善人臣無敢為不善事其有不治者乎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而苟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私智則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至而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墮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股肱良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不可以責諸人也伏惟天錫 陛下以堯舜之材自秦漢以來欲治之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熙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尚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喻及尚書賡歌之事而愚僮倉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具所聞以獻伏惟 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曾公亮傳 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員則進趣雖多不能為濫宜定臺省監寺之員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員待有闕然後用今代之所謂職事官即今所謂差遣是也

固已有定負須有闕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負則今職事官以差遣負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陟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負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勲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勲官散官當其有罪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不可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皆足以爲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勲官檢校官既不足以爲人榮辱利害爲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丞郎知州謂之刺史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官之貴賤何以別乎又其祿秩位次不知當復如何若同之則理不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爲今州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名州郡長吏爲刺史則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庶士倍祿蓋人主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恥才今士大夫所以鮮廉寡恥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

又以官多負少之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夫愈困窮而無廉恥士大夫無廉恥最人主所當憂且邦財費省之大原乃不在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時官人俸厚故罷為前資未至困乏今官人俸薄則與唐時事不得同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計之得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為三年以叙磨勘之法以符考績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為三年以叙磨勘之法竊以為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之所苦也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罪而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罪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吏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勘則官視卿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關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

意

議曰廢江淮荆浙發運使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所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以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壅廢此蓋其所以廢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為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為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以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以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之文以為發運而已廢之不為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比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隄埽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為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脩廢官也官脩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雖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為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為當役而役之乎以為不當役而役之則不當廢監以為當役而役之則不當廢監以為當役而役之

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土之利息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鉤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處若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指揮庫務異同難稟臣以為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闕門之外則非理皆得上聞庫務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師顏者一人與三司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綱紀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既足以究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為失也若以為費而當省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為兼職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宮觀使副都監

臣某曰宮觀置使提舉抑可監誠為冗散然今所置但為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為利乎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以提舉都監為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州縣太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纔二十餘里聞如此者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遠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稍稍寬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倅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同罪薦舉人材然尚患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之非議又其所任或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札條爲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命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爲近世縣令最卑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賊犯則以次而授焉甚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爲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三人舉主乃得爲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

歲縣令亦稍勝於往時但朝廷誘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欲除以爲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札條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材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說者爾又以爲績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即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擇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而遽優異之如此又以爲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擇及有升任指揮若不足以致選擇及升任指揮則其政績不爲甚異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關陞之法便減一任通判與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冗而所除又未必賢

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體謹具條奏并元降雜議封上取進止

詳定十二事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以進退群臣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

上等有關則於次之中擇才以補之奉 聖旨兩制
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請難盡施行外致
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爲一任通
判人緣審官院見今員多闕少候將來差遣得行亦
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六周年方入通
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
十二等之說王珪等既以爲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
三年爲一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
得之數朝廷必欲大修法度甄序人材則以至誠惻
怛求治之心博延天下論議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
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區區變更而終無補於事
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爲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論議

易泛論

卦名解

河圖洛書義

諫官論

伯夷

易泛論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
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
者鼠也狐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羊很也羊前其
剛以觸者也鮒物之在下汙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
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
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
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
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
擇者也獾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汗穢
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
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
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
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爲物有常者也鬼物之無
形者也几尊物也所馮以爲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
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
也可以爲車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非車

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乎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甌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簋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冰陰剛而疑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為問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為者也腹容物者也頰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為者也鬢下體之無能為者也身躬己也項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負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飾也背體之不接乎物而止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角剛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翼下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險也西南順以遠險也西南衆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違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者載上也負後也負者下道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

鬼爲在上也負塗以塗爲在後也往從之也往之外也往之上也來之已也來之內也渝變其德也億安也居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也見見彼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淵聖動未進也枕止而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躋升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爲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也田興事之大者也弋興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者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文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水者也穴陰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則龍有爲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汚也井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旁出而下流也艱脆乘剛也石堅而不動者也金剛而趣變者也玉溫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也干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楠木之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蔭其下者也磐進於干而不失其安者也甘物之所美也苦物之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也朱紱天子飾下者也赤紱人臣飾下者也泣血陰之憂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也號嗟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甚乎嗟者也藩內外之隔也廬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也升階平

易以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者小之也伐國大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于隍則不上承不外扞矣墉扞外以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簋陰象也門陰象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易象之大槩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為之者也郊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而未易道也自牖自幽以即明也婚媾內外之合也鄰比己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為陽以母為幽也以母為近則王母為遠也妣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成德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娣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上飾也袂所以空際也裳下之飾也釐帶在下體之上而以柔為飾也袂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蒺所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為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為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

險解山一有險非險在也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
故為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為
蹇豕曰見險而能止知也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
險在前也其不為乾健一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
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也故為需柔得位而上下應
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為小畜以
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子未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
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也也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
畜亦大矣故為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為大
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
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為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
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
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
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也兵而麗乎內故為家人上而
麗乎外故為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
撓惑之名也為天下之患血者事也故為蠱少女少男
男下女上故為咸咸者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
女下故為恒姤陰遇陽故為姤陽終決陰故為夬柔
履剛故為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
以動故為豫上下交故為泰不交故為否以剛中為
主而下順從故為比順而止故為謙動而說故為隨
火者在上故為觀大者壯故為大壯剛浸長以臨柔
故為臨臨者大臨小之也也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
分剛上而文柔故為巽柔變剛為利剝者消爛之名

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以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

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為無妄雷之威物物之所以應

無妄者也剛退故為遯明入地中故為明夷明者傷

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

下周象也自四以上艱象也一明出地上晉臣進之家

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不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

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

也故為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為損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也

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坊

為井以木巽火故為鼎明以動故為豐豐者光明成

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

中有物必噬嗑則合矣故為噬嗑噬嗑者有閒而通之

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險故為節柔在內而剛得

中說而巽故為中孚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

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為坎

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為離離麗

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為物陷者也火之為物麗者也

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睽者

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

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

故為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為中孚不

相得而相違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為師上剛

高下險險而健故為訟上動即下止上剛下動故為

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為慈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為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為渙而已困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孰禦焉故益曰分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為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姓少女也少女為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為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為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為艮內柔伏以故為巽外柔見故為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繫之以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幽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

或為公卿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僚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為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蜚龍為士師孟子曰似也為其可以言也龜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為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為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己也輕而取去里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

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取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子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不自降辱以待天

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之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論議

三聖人

周公

子貢

揚孟

材論

命解

對疑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

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且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道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

道豈不美哉而般人以為野 野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八直尋孟子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十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惠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子產曰惠也

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也以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也苟鄉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子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洪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洪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或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

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詐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揚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揚子之言命而不知揚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揚子之言命曰人爲不爲

命也孟揚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
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
性者正性也揚子之所謂性者
也揚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
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
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
其羞惡之性則其為賢也孰德
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若
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
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揚子之兼
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
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
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
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揚子之
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
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罪其人
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
謂人之命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
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適也性也有
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
謂命也然則孟揚之說果何異也
非揚子是揚子則非孟子蓋知

一說非有異也此
命者也孟子之所謂
性之不正者言之
子之所謂命者兼命
不有羞惡之性有人
不立盡力乎善以充
或此得乎性之正者
利之不厚惡利之
其為不肖也孰德
所謂性者也有人
死是人之所自為
所兼謂命者也有
而死是非人之所
所謂命也今夫羞
而至于不肖則揚
或亦必惡其失性
而死則孟子豈以
惡其失命之正也
耳之於聲也鼻之
命焉君子不謂性
禮之於賓主也知
也有性焉君子不
今學者是孟子則
其文而不知求其

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且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

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會晝夜而追之遠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驎騷與駑駘列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脩鋒箠以百鍊之精金刃以秋鶻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彌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槌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笨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鬥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解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爲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孔子脩身繫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已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爲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爲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死乎巖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懼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之初六與上九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苟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竟者乎

對疑

己亥勅書自今內殿崇班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則勿致如其故於是有疑者以爲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獨遇之如此顧而問曰今子以謂如何嘗竊原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御於內以致其哀戚者所謂禮之實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論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

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則雖賤者亦使之飲酒而食肉此所謂以權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貴者亦有時乎而無辟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者卿士大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之喪所以聽身不執事者爲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也古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誑於其在事之時其有大喪而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使而祿賜足以事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以富養之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庶人之在野者無以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畜養其妻子有常產矣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治喪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賜一日無常產則其窮乃有欲比於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爲之憂此而曰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議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喪者衆矣吾未見有餓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喪者自非多積餘藏有以活身則孰能無以身執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喪故欲使其致喪之實而無以身執

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身執事而徒使之去位則豈
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
又有先於此者謂所以存問也養士大夫如古之時
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贖天下之財而存問恤
養士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之所易爲也仰無以葬祭
其先人俯無以畜養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
身執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
之所易爲而忽不謀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
所能爲也換人之所難行而誅之不釋曰古之士大
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爲朝廷或者以爲此非先王以
權制喪內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爲雖然愚亦有疑
焉欲內恕以及人而不爲吾之所易爲者何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論

洪範傳

易象論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日五行五事人所
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
君所以脩其心治其身者也脩其心治其身而後可
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
月日星辰曆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
月日星辰曆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日
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時趣時則中
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乂用三
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且
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
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已也故
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已而參之於人物鬼神
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
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不微
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
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
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
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
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

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巳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又嚮者法參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為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為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為魄魄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為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為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竒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竒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為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為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

子也道萬物

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

至神為能與

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

也故神從志

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

至精為能合

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

之所為在我而已

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

而無所聽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

革土爰稼穡

向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

極而生熱熱生火

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

陽動以散而生風

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

故曲直西方陰止

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

故能化能化故從革

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

者陰陽沖氣之所生也

故發之而為稼斂之而為穡

曰者所以命其性也

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

炎者氣也上下者

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

穡者人事也冬物

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

性夏物之氣交交

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

陰極下而後各得

六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

著故於木言其形

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

人之位也故於土

人事水言潤則火燠土溽木敷

金斂皆可知也火

炎則水冽土蒸木溫金清皆可

知也水言下火言

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

推類而反之則曰

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

知也木言曲直則

曰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

言從革則木變土化

不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

則水之并油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燠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所謂水困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白而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可以園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熉熱之氣熉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所生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脉而則和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癢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癢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熉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

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
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
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
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
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
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
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
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
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
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
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
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
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
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著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
居故四曰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
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後俟之以
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于司寇而治內者具矣
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
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
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
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曆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士者之星

辰下考之曆數然後歲日百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
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者數也數者
一二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曆
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
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
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合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
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
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
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何也
言庶民以君爲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
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
中也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爲中而已蓋君
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
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
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
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
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于極亦不
罹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之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
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
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于極則非但康汝
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
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
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

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己其而非所以勸也曰予
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華 以從吾之攸好者吾
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
虐榮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榮獨必進
麗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下高明必罪廢之而不
畏也蓋榮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也高明也者
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其淑於衆而不知自用其
福威則不期虐榮獨而榮獨 貢見虐矣不期畏高明
而高明實見畏矣榮獨見虐 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
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 作偽則爲惡者不消善
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偽 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
榮獨而寬明黨之多畏高明 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
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爲使 看其行而邦其昌何也
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着其材 用爲者使在位而着其
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 既者着其材有爲者着
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 一人致此蓋聰不明而
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 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
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誣賢以 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
雖欲着其行不可得也通天 一志在窮理同天下之
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 吞而弗受知所謂德而
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榮 獨以爲仁不畏高明以
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勇 智也雖不可誘而爲智
必不使之誣智者矣不肖者 可革而爲賢也雖不可
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矣 矣夫然後有能有爲者

得善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効而放僻邪侈亦無不為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為之用人為之用然必可以為政於天下為政於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眾獨而畏高明是也使善其行而邦其昌且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正人是也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往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以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以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道無黨王道蕩蕩無黨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

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
以爲彛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
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
歸其有極矣蕩蕩者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
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居無
黨者言乎其所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
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
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
曰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
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
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
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
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民
知禁今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
命之謂性作者人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
有罪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以
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
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言
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
其說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當順而比之
以效其所爲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
效其所爲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
謂一帝其訓也所以其上也及至後世

証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友柔克何也彊者和孰上之所爲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彊者弗柔從上之所爲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頓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隱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頓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皋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胥子而皋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以柔之先而皋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皆以正直爲先至於序德之

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福
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
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
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
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
克之事也以其侔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
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為禍言作威則知
福之為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
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禮
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
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
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
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
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
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易而其僭忒也難民僭
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
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
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衆之所能
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
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
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
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
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為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

已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兩曰霽曰
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九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何也
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九七而其為卜
者五則其為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為
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
衍則凶之為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為當亦可知
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
為福者於文從囧囧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為禍者於
文從曷曷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
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
得位矣其為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
其為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
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
所以相為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為強弱易曰人
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
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為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
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為難知故其占也從眾而已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
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己己不足以決
然後謀之於卿士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庶民又
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
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
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

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疑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卑者逆故逆者雖衆以作內猶言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微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曰陽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爲常雨暘極備則爲常暘風極備則爲常風燠極無則爲常寒寒極無則爲常燠此饑饉疾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咨徵曰狂恒雨

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大小緩急無當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大小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四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又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熈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粟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為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大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脩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為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為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脩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蔥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怠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為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鄉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王至于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自有常而

不可變所摠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于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摠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后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猶王之所以爲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爲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

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主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為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母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母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尊山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

五事脩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
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
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
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
得其死者衆矣今日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
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
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
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
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
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
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
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慕
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
衾與裯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
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
欲其亡乎

易象論解

君子之道始於自強不息故於乾也君子以自強不
息自強不息然後厚德載物故於坤也君子以厚德載
物自強積德以有載也迺能經綸故於屯也君子以經
綸經綸者君子有事之時故於蒙也君子以果行育
德果行育德則無事矣故於需也君子以飲食宴樂
飲食宴樂所以待人而與之從事者也故於訟也君
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則能爲物主故於師也君

子以容民畜衆建萬國親諸侯謂侯親則無所用武於比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謂侯親則無所用武故於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德禮為體故於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也者因時之會通以財成輔相天地者也故於泰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物不能終泰故於否也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泰則通否則辨故於同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各有其類物各有其辨則君子小人見矣故於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雖遏惡也不可以為偏亢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平施則人樂之故於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勩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樂成而息故於隨也君子以嚮晦入宜息物不可終息故於蠱也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去德莫大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於臨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莫平省方觀民設教於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以教至矣則明罰勅法繼之故於噬嗑也先王以明勅法明罰勅法者所以待之而非敢於折獄故於貞也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無敢折獄者將以厚也故於剝也上以厚下安宅厚下者將使人無失性命之情也欲不失其性命之情則亦不違其性平之理而已故於復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不省方者所以應知應時然後知對時育物故無妄也先王以

育萬物對時育物者非藉古畜德之主則不能故於
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莫大
乎養故於頤也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知自養然後
出處皆有以大過人故於大過也君子以獨立不懼
遯世無悶出則欲獨立不懼處則欲遯世無悶則德
不可無習故於坎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不
失其事教事不廢其習然後可以繼明照四方故於
離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所謂明者非恃其所明則
資諸人而已故於咸也君子以虛受人惟以虛受人
而有節於內故於恒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所以有時
而遠小人故於遯也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所謂
嚴者亦禮而已矣故於大壯也君子以非禮勿履非禮
勿履德之所以昭也故於晉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明
者自明非所以莅衆故於明夷也君子以莅衆用晦
而明知自明又知所以莅衆則言有物而行有常故
於家人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有物行有常
則知所同知所異於睽也君子以同而異同因能有
容異故能有辨反身脩德言有辨也故於蹇也君子
以反身脩德故過宥罪言有容也故於解也君子以
赦過宥罪能反身脩德故過宥罪則其欲也懲而窒矣
故於損也君子以懲忿窒慾能懲忿窒慾然後見善
遷有過改故於益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
居則脩德以勳則有功功不可以擅德不可以居也
故於夬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能施祿及下居

德則忌則衆之所聽也故於始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衆之所聽不可不戒故於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不虞知戒矣德之所以積也故於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積小以致高大而至於命則志遂矣故於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至於命則所以成己也而後可以成民教故於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勸相莫大乎恭愛故於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能治歷明時然後能正位凝命故於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不可恃故於震也君子以恐懼脩省脩省之道在於正已而已故於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能正已則賢德可居俗可善故於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俗善矣其終不能無愛愛則救矣故於歸妹也君子以永終知敝知漸則所以待人者盡矣故於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折獄以刑君子所以明慎之時也故於旅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不留獄則治道終矣終則有始故於巽也君子以申命行事申命行事不可以無學故於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所講習者仁義而已故於渙也先王以饗帝立廟饗帝立廟則仁之至義之盡矣其推行之也度數不可以無制德行不可以無議故於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數度議德行則欲急已以緩人故於中孚也君子以議獄緩死急已以緩人者依於仁而已故於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依於仁則無患矣故於既濟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物不窮也

故於未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物居方者物之
終始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